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集編論語卷二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姚培敦

論語朱子集注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顔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歳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欽定四庫全書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荅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

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

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荅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

子所記欵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荅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案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荅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

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早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

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編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學而第一

朱子曰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

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無以能其所以為人之事固不足以謂之人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

是以雖曰知之而枯燥生澀無可嗜之味雖曰能之而危殆杌隉無可即之安如是而求有以勝夫氣稟物欲之私亦何自而能得哉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既學矣而於其所學又必時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熟此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可樂邪曰聞之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夫人為能盡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能順我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嘗以是觀之而朋來之樂其指可知然吾之善未充而無以取信於彼雖欲求以告之亦將不吾顧矣惟其有以充諸身而形諸外則彼之望風覩德者自將敬信服從之不暇蓋近者既至而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諸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而無物我之閒是其歡欣交通融怡和樂之意所以盈

於內而達於外者又豈手舞足蹈之可言哉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為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慍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其本心正以為己而已初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闇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略無纖介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士信之篤而養之厚守之固而居之安其孰能之故必如是而得夫君子之名茍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以馴致於聖人亦不難矣此學之終也或曰學有大小此所為學其大學邪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悅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閑也且洒埽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之所宜先者而大學之基也聖人豈略之哉曰程子之於習有兩義焉何也曰重複思繹者以知者言也所學在我者以能者言也學之為道不越乎兩端矣曰時習之所以說諸

說孰近夫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最爲親切程子所謂浹洽者是也曰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樂之實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字耳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曰說樂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内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於中而發越乎外耳說則方得於内而未能達於外也不愠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南軒曰人有所當知有所當能皆天理也惟夫人未之知能也則貴於學焉學之爲言效也效夫善而勉之於已也學貴於時習者重復溫繹其所已知已能者也蓋不習不時則其趣不熟其守不固荒疏危殆雖暫得之亦且失之矣惟夫學焉而時習之則浹洽貫通其說有不可旣焉有朋自遠方來志同者應講習相資其樂孰尚樂之義比於說爲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之

不知亦不愠也葢爲仁由己亦豈與於知不知乎○蔡二先生釋朋來而樂之義不同嘗參之詳說曰學旣有得同類之人自遠而至己之所得有以及於人者廣人之所得有以裕於己者多則不但中心自說而已則朱子初說亦取人己相資之意而卒從程說者葢己之學僅有得焉能使同類之遠至必其善可以及人然後從之者多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

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旣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集義明道先生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或問爲仁先從愛物推如何伊川先生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或問仁何以爲愛之理曰人稟

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讓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仁爲愛之理矣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一言盡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爲仁之本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惟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以知仁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

其所當戒也曰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但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邪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禮義智信爲之亦有本邪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敬乎親則爲禮之本其知乎此者則爲智之本其誠乎此者則爲信之本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在是耳此

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引程子云云譬如一粒粟
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
木有根有榦有枝有葉親親是根仁民是榦愛物是枝
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
仁便包攝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
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仁所
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之屬皆所包也○伊川云爲仁
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以仁爲孝
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黄氏曰先師嘗言二
程子之解釋經義非諸儒所能及程伯子曰孝弟本其
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
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或曰仁若愛之
理心之德先師言之詳矣而學者未之能曉也曰仁性
也既曰愛又曰心何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
爲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不過曰生而已生之外無
他道也天地以是爲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其

所以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然人之一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以為德者非一然仁包四德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不足以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為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曰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豈有二

事哉但別而言之庶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脉絡渾然無間是則先師之意也孔門教人莫切於求仁歷代諸儒推明其義卒無至當之論自程子一爲主一事包四者之言而先師立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以斷之而又一離一合以極其指歸使天人心之與聖賢典訓之微一旦燦然大明其功豈可量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或問辭欲巧令儀令色何以異於此章所謂巧言令色乎曰爲己爲人之不同而已意誠在於爲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意於爲人而求其悅已則心失其正而鮮仁矣○只馳心於外便是不仁○南軒曰此所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爲鮮矣仁或曰君子之於言色未嘗

有所苟也則如何曰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閒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發乎外者而言也

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故又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耳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信之爲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其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必以是爲主焉所謂以人言之者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一方而王一時惟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則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爲萬物之靈也○忠信一也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内外始終本末存於己爲忠見於物爲信○發己自盡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信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本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荀子曰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問未爲人謀未交友朋時所謂忠信如何做工夫朱子引程子雞鳴爲善只是主敬之說曰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此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南軒曰曾子以此三者自省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南軒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為弟為子

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賢爲聖蓋不外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太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或問賢賢而言易色何也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

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爲消長者僭矣○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以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則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出於姑息爲義不出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亢操

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積沫以爲之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愚案論語止言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爲忠二者表裏體用之謂如形之有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着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

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南軒曰學以重為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充其思必謹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宰有力蓋斯須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己者曾己之不如則惰志而害德矣過勿憚改見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憚之之故耳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愚案成湯之聖猶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而不肯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謂之

過有心而爲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

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愚謂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心內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節限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

也四十五日而一換乃天地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是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讓謙遜也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或問此章之指猶有可取者乎曰晁氏洪氏之說亦善晁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觀行之一節也洪氏曰父沒雖可以行其志然改父之道於三年之中則無愛親之心而其行亦

不足觀矣曰所取尹游之說何也曰尹氏得其用心之本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爲不可易矣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不盡者乎曰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其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爲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道有當必改者以是爲法而隱忍遷就於理義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常聞之師曰以爲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則駸駸然所失多矣若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以隱忍遷就之云乎此言足以徹學者用心之微矣○南軒曰舊說爲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没觀其行

而擬述之此說文理爲順○案二先生之說不同姑兩存之○案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父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又穀梁傳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故魏顆從治命君子是之魯隱與桓春秋弗取是亦不可不知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

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或問禮之有和何也曰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自然之節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强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不失其和者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强於儀貌之閒則是徒禮而無和矣○黄直卿云內則一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二爵言言三爵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先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方可如入公

門鞹躬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甘心爲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巳離却禮○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到和處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會職事茶事薛曰禮起聖人之僞今日會茶莫不須得如此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見得禮非聖人之僞禮之用和爲貴只爲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之有節處便是樂之禮○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便拘迫而不安要放寛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南軒曰禮主乎敬而其用則以和然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也禮樂相須而成故禮必以和爲貴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本一而已也○有

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或問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固欲其言之必可踐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謂復言非信者何邪曰此特為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復言而得之也今

不察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是矯枉過其直矣或者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爲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可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慢欺僞之萌其弊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旨也曰爲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遠其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被困辱而不爲也其說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爲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萌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者也豈使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反側如或者之言也哉曰因不失其所親則爲可宗何也曰此章前有孝弟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友勝己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謹言而就正有道之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人欲有所從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

失其所親而後亦可以為宗主也○問云云曰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及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他便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荅豈不可恥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一般人求薦我合下須知得他如何便當謹所擇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出悔吝○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所因失其所當親者也○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便莫要親他○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讎由則是可親之人若主癰疽瘠環則是不可親之人○愚案因不失其親如擇師友結昏姻之屬皆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

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立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學者先須有根本方有可求正者須是自去講學得七八分一就有道求正只一二語言便可剖判臨時旋學也難○南軒曰於食與居則不求飽與安於言行則敬而謹是人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正有道者蓋世固有不狥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覩其人異世而求之書其爲就正一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荅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案此章問荅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

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南軒曰諂驕皆惡也無諂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非致知力行所造日深者無此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

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静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朱子曰程子云云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又曰思無邪是表裏皆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一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

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程子曰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所謂知天命者何也曰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程子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禮也性也命也即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二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理者而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亦不能無眇忽之間也然或者又以天命為窮達之命則所知云者又若

別有所屬者然則命有二乎曰命一也但聖賢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氣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氣言者窮達有命云者是也讀者各隨其語意而推之則各得其當而不亂矣○問云云先生曰上蔡云性之所自來理之所自出此兩句甚好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便性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太極圖便是發明此理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此箇道理大則包於乾坤挈提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裹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這周到底是何物○問知天命與不知命之命爲如何曰不同知天命則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知命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其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

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志是心之深處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學如果能志于學自住不得○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禮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子欲孝其親心雖無

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其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絶之甚者明

之所以深警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也○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

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静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或問先儒之說曰曾氏胡氏張敬夫之說亦然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静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鄰於生知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之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烏乎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可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

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事斯語之驗也○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没著落只得説燕私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有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之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問亦足以發莫是亦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用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也○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言備其幾乃能通曉耳○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融如消融相似融如雪之在湯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胷中如何發得出來如人飲食不消化如何能滋益體膚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辭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發得忠恕之說出來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

所由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所爲者也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由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或問云云曰故者昔之所以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怠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有以得夫前日之未得

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亦若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終有竆盡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唯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思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竆也矣○南軒曰程子有云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之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南軒曰器者拘於一物凡人事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拘於才

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器質變化而才有勿器者矣不亦君子乎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南軒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之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發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閒矣學者宜體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

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南軒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故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昵皆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南軒曰自洒埽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工若此內外進矣。問云云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亦是學須思量此事道理是

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又不倚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總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揚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或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但當反經而已者如何朱子曰不務反經而徒與之角其無涯之辨固所以自蔽然熟視異端之害而不言以正之則亦何以袪習俗之蔽而反之於經哉蓋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强則彼弱反經固所當務而不可以徒反異端固不必辨然亦不可不辨觀孟子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知矣○或問諸說如何張子謂孔子不闢異端其攻之亦不詳矣當時所謂異端未

有以見其爲誰氏如以揚墨論之如墨氏之無父則悖德悖禮之訓固以深闢之揚氏之無君則潔身亂倫之戒又以深闢之矣○愚案孔子之言必非爲揚墨發然此兩言實深中二氏之病此義明則揚墨之禍自息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吾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南軒曰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已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則不知者亦將終之知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强以不知爲知是則終身不知而

已○黄氏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其亦有説乎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爲知也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是愚暗無識之人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爲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爲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虚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爲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吕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

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閔顏則無此問矣○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敎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欲爲干祿而然也若眞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南軒曰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臨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南軒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案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

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壊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曰祀典自天子至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則有鬼神若於非當祭而祭既無其理何享之有原其心之所萌知而不為是無勇也○問見義不為不過為諂而已

見義不為無勇也

無勇這亦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亦是見得未明若已見得分

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問云云莫是連上句否曰不須連上句說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說祭祀也○有問非鬼而祭章荅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古祇字也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文集

論語集編卷一

論語集編卷二

宋 真德秀 撰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

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鍾鼓鏗鏘亦

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問禮樂不為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方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不相關安得為之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問游氏之說則指在外禮樂言之如玉帛鐘鼓之類程子所謂無序不和則主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在我者既無序而不和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邪淫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鐘鼓之閒其如禮樂何先生曰然○南軒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

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坏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

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黄氏曰夫子於禮但言從周未見其從質也今乃以儉與戚爲可尚何也聖人因俗之弊戚放之意而爲是言也然其辭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則本非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所以爲無弊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氏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内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

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南軒曰爭生於有已君子克已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已而觀德耳揖遜而升揖遜而下揖遜而飲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子夏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夫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爲後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爲後可謂能黙會於意言之外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

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

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朱子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

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愚謂聖人道大德洪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峻其辭以規儆之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相孚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荅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豪之阿徇如荅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荅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王孫賈衛之權臣聖人獲罪於

天之語微之深矣然他日稱衞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太音泰鄹則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

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案鄉黨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凡此皆所謂事君之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禮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南軒曰使臣以禮如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如所謂無以有已有犯無隱之類是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南軒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

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又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

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

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

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謝氏曰孟子固擇術當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爲證○問謝氏之說如何朱子曰聖人本語只是說居必擇鄉游必擇士之意○南軒曰里居也里仁爲美言人以居仁爲美也人以居仁爲美苟不知擇而處焉是不智也擇而處之乃利仁之事然處之之久則將安之矣○愚桉三先生之說不同正當參繹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

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語以為解中未有及此者因歎云此公見識直是高○問利仁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為而為者否曰有所為而為不是好底與知者利仁不同○仁者溫厚篤實義理自然充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其心常怡怡地所謂仁也智者即有是非而取正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智也○安仁不知有仁如腰之忘帶足之忘屨利仁者是見得就之則利違之則害○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流則利仁之事

正所當用力耳○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公正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當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或問或以惡字為去聲為志於仁無所嫉惡如何曰上章適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所好惡哉今曰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為貪無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蓋得之矣然此又有說焉蓋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忻然悅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是亦好惡各

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歟○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言志於仁則無惡後言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其病不同如何諸生言不合先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心向學皆志於道也若雖有志而泛泛不切則未必不為外物所動○南軒曰志於仁則無不善葢元者善之長存乎此則何惡之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南軒曰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葢其欲惡有大於

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去仁如孟子去齊之去我原有此仁而自離去之也上聲非○富貴貧賤方是就粗處說終食不違以後方說得細密然不先立得粗底根脚後面許多細密工夫更無安頓處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於貧賤不去方可說上至細處去若見利則趨見便則奪更說甚麼正如貧而無諂富而

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相似若未能無謟無驕如何說得樂好禮○愚案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得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粗底工夫作根脚基址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正與無謟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參攷而熟玩也○又曰心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慾便是違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由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或問無以尚之

之義如何曰李氏曰好仁如好色舉天下之物未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為仁亦用力乎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有以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勝者强又曰克己復禮為仁○問好仁者不幾於安乎曰未也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曰此心散謾放肆一聳動時便在這裏雖曰用力却不大故用力○問集注云云曰須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志如大將指揮一出三軍皆隨若能立志氣皆由我便人之所以萎苶柔弱只是志不立志立氣便生若眞個要求仁豈患力不足有引范氏曰惡不仁者不若好仁之為美又援吕氏說以為惡不仁者劣於好仁曰好仁惡不仁不必分優劣聖人謂好仁者無以尚之非以好仁者不可過也謂人之好仁如好好色更無以尚之者此純於好仁者也其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

惡不仁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吾身此誠於惡不仁者也○南軒曰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覆抑揚可謂弘大而深切矣愚案南軒之說謂蓋有用力於仁者但我猶未之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案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或問觀過之說曰劉氏之說亦善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為仁也○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

然其血脈猶是從仁中來小人之過於薄與忍便是失其本心矣又曰厚與愛畢竟從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禮記謂仁者之過易辭仁者之過只是事上差錯故易說不仁之過是有私意故難說此亦觀過知仁意○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矣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之本意矣禮記與人閑過之言說得大巧失於迫切○問南軒韋齋記以黨為偏其說以為偏者過之所由生也觀者用力之妙也覺吾之偏在是從而觀之則仁可識矣此說如何先生不以為然○愚案語說今本與朱子集注略同又答學者問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云云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看過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為忮為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為仁之意不至渺茫恍惚矣詳此則

章齋記之云非其定論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絶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所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取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者轉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故程子於此專以實見實理義重於生與人之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南軒曰所謂聞道者蓋涵養體察積習精深而自得於實理非若異端驚怪恍惚超詣直入之論也○案集義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

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虚生也又曰苟有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見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也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又曰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程子之説如此朱子所取其略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愚謂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嘗云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粗然

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説而已顔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爲是亦此意○或問恥惡衣惡食其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猶有適乎口體之實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飽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出諸户者其識見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道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

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南軒曰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者人之正路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存於中而形於外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非窮理之明克己之至者不能及此若夫異端之學則初欲為無適莫而不知有義存焉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其無適無莫者乃所以為有適有莫而卒墮於一偏也○黃氏曰於天下言天下之事無不然如出處去就以至立政用人之類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已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知此則漸進於絕四之地矣○子曰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

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茍安務得所以為小人○或問君子小人安知不以位言邪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又問懷刑之說以為惡不善何也曰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之謂耳○南軒曰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茍安務得之私意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

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忠是根本恕是枝葉○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忠是一箇忠做得百千萬般箇恕出來○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仁義亦得蓋仁是體統義是分別○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問或云忠恕只是無私心不責人曰自有六經來不曾說

不責人是恕若中庸也只是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管他論語只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材責任耳何至舉而棄之○曾子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曰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曰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曰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己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以一貫之所以不同者夫子以天學者用力○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問忠是竭盡中心無一毫不盡恕是推中心之所欲以與人所不欲不以與人曰是如此○夫子所以告曾子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曾子件件

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為君推其仁以待下為臣推其敬以事君○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之上故名之曰恕○忠恕本末只是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説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之不慢於我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於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作為底將箇有作為底用箇無作為底聖人則動以天賢人則動以人○聖人不待推然學者但能盡已以推之於人推之既熟久之自能見聖人不待推之意○譬如一泓水聖人是自然流出灌溉萬物其他人須是推出來灌溉○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是勉强○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是聖人之忠恕施諸

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是學者之忠恕○忠一本恕萬殊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昆蟲草木之所得而生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萬物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埽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當於道者一箇自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問如心為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只推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草木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已不利於人欲已之富欲人之貧欲已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曾子平日功用得九分九釐都見得了只爭得

些子一聞夫子警省之便透徹了也又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各是一箇理既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理。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不得不以為二然其所以為忠恕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待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問伊川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南軒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該雖內外本末隱顯之致各有其分然

未嘗不一以貫之也故程子曰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毫末皆一貫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耳曾子蓋默識之故荅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為言可以見曾子自得之深也夫忠為體恕為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又孔子之告子貢亦曰予一以貫之正文見後篇今以先儒注釋之語附此庶互相發云朱子曰一貫說見前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顔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云云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

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必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理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當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間一則止能知二非以聽度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謝氏謂如天於衆形非物物而雕刻之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

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見上得看來曾子從實處見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曾子是就原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南軒曰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告以予一以貫之使極夫體之所該用之所宗不至泛而無統也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廸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之當其可則一也。問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欲可謂恕矣某謂二先生之言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為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為命不必須

是撥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南軒荅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未嘗不具也以此愚玩味則見伊川言尤有功處侯子所説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愚案學者或有以一貫萬爲一貫者如此則是以已之一貫彼之萬雖聖人亦未免於有意且裂道與一爲二也其可乎學者當味聖人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曰以一貫之斯得之矣○又曰此亦孔門傳授心法與告顔子克已復禮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

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或問喻字之義曰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曰然則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邪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各隨人之所見邪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為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君子之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為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言之則反致不奪不饜之害自義言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義利猶首尾然義者宜也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為之則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會義一截利處更不理會小人只理會利一截義處更不問蓋君子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雖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君子只知得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

利如此則害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如何○問云云曰這只就眼前看只如做官須是廉勤自君子為之只是道合如此自小人為之只道如此做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蓋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用他計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緣他氣質中有許多汙穢惡濁底物所以纔見那物事便出來應他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唯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唯其篤好是以深喻亦得曰陸子靜說正如此案陸氏白鹿洞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愚案朱子

曰義也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可廣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案朱子曰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

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踈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內則曰親在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其口必不易矣○南軒曰君子以行不違言為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輕則勉於躬行者為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胡氏曰言而能訥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審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夫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頻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南軒曰德立於己則衆善從之其為不孤蓋

理之必然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語其至則天下歸仁亦是也○易敬義立而德不孤又是一義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編卷二